

書名 四大奇書第一種一百二十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毛宗崗 評  
卷 卷三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3500

# 卷三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四大奇書第一種一百二十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忠義水滸傳一老  
東原 羅貫中編輯  
金陵 興賢堂梓行  
詞曰 人稟陰陽二氣仁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塞滄海可托六尺孤能  
寄百里命閑閑水滸全  
傳 是地煞威名逢  
場 偽與真赤心當  
報 我輩堪欽

草才百年新雨露  
蘭復見天  
亂離間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以詞結

##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驕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馬攔開宋江陣上秦明曰須令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為前部令龐德馬帥馬大叫北京濫官汚吏奸將盧俊義石秀送來淫婦姦夫一同解出誓長相侵若是執迷王石俱焚開遠大怒曰誰去擒此賊帝超便勒馬出陣前喝曰你是朝廷命官好人不做却去落草我擒你碎尸萬段拍馬輪斧直取秦明兩脛開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韓滔彭玘搭箭射中素袍左臂拖斧便走宋江頓稍一

曰須令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為前部令龐德馬帥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棚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走避之謀早為老賊所覺眾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砲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薛遂人將中又折了一人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兵分三路蜂擁殺來正是縱有伏兵能候敵 怎當健將共爭光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指三軍掩殺過來殺得人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三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厚如氏評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間驪遂

亡馬倒眾軍追過度家曠奪了槐樹坡下寨屯札吳用曰他兵敗走心中必性可乘劫追殺宋江傳令軍將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去聞達奔到飛虎峪寨中商議軍校報說山下一路火起聞達看時只見山下火把不知其數當先呼延灼引副將歐陽鵬瓚續殺來後面喊聲又起火光照耀却是凌振尋小路殺來聞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末八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聞之亦不過以勇鬪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為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者足與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



達引軍奮路而走前面一  
 彪軍馬欄路將林冲引  
 副將馬麟登飛截住去路  
 聞達殺開條路攪着李成  
 領兵一處且戰且走戰到  
 天明走至城下梁中書連  
 忙点兵出城接應緊閉城  
 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引  
 兵直抵東門城下北寨淮  
 條攻城梁中書聚眾商議  
 李成曰賊兵臨城事在危  
 急相公修書差人星夜去  
 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用

奏朝廷調兵救應一面報  
 如近階府縣調兵救應点  
 民兵上城守護城池准備  
 砲石弓弩且及隄防方保  
 无失梁中書隨即修書遣  
 上將王定領了密書開城  
 門望東去宋江調眾將引  
 兵圍城攻打却說王定賣  
 了密書直到東京呈上蔡  
 太師看了問其備細王定  
 把事情明訴一遍蔡京曰  
 你去館驛安下王定又稟  
 曰北京危如累卵望太師

人不可間而兩人則可間也聚兩人於一處而  
 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  
 不可間而兩人之分則可間也然而間之則非  
 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  
 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間之則又非無端矣  
 斬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  
 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  
 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間法之妙  
 周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韓遂又妙  
 在白曰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間韓遂之書又  
 妙在糊塗周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  
 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間法不同

命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 寒溫無一語及軍  
 士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操而誤封草  
 藁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  
 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曹  
 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有以成之耳  
 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  
 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  
 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  
 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  
 師而唯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眾



早七發兵剿除蔡京自不必多言自有計議王定法了大師即請樞密院童貫引三衙太尉都到節堂前蔡京將北京危急之事說了眾官各有惧色只見轉出一人為是衙門防禦使保義姓宣名贊此人生得面如锅底鼻朝天捲髮赤鬚虎眉八尺武藝超群在王府作都馬人呼為醜都馬因射遠球箭罷了將因此王府招作女婿部

謀事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運一計其始必為眾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為眾將之所歎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則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鳥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已之得失料之而已張角之以左道惑眾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六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

主嫌他醜陋氣病而王因

此不得重用當日稟曰小

將有个相識乃是漢末武

安王之後姓關名勝此人

規模與關雲長相似使一

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為大

勇關勝見為沛東巡檢屈

有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

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黃中為之始而

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為之端是一部大

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

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接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後鎖

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折曹仁引軍大河立寨將糧

草車輛穿連以為屏障馬超聞之教軍士各拔草一

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



衆官皆退直督領勅上馬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  
不自來前蒲東巡檢司下不實築起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  
馬當日開勝正和郝思文形雲密布連日不開以有開筆曹操在寨中納悶忽  
在衙內議事都督東京使異矣時序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畧操請入見  
命至開勝必與郝思文迎其人鵠首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  
接入衙各施社罷開勝曰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  
故人今日何事到此且贊伯曰丞相欲跨洎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  
備言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城我在太師跟前並保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  
兄長赴京開勝大喜對宜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湖風一  
營曰這個兄弟姓郝名思起必大凍矣前次豈唐之時有老與陳說星象今果  
文當初他母親夢見一狗潛稱之日又有老與陳說天時前後益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澆水比及天門土城已  
我平生一此人因此人喚就操大悟着實子伯子伯不受而去不受金帛高明  
高矣但不明順

他做井木犴能曉十八般

武妻一同前去立功報國

若何官贊自最好催請

程當日開勝即同郝思文

收拾刀馬盛甲跟隨宜贊

起程來到東京拜見太師

祇畢容官他又有入驛

鳳眼朝天面如重棗唇若

塗砂太師大喜曰梁山泊

草寇今因北京將軍有何

妙計以解其圍開勝稟曰

這夥草寇名住水泊人攬

萬東六自取其禍久因北

太師曰吾即誰那許褚也

是夜北風大作操在寨中納悶忽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軍中至此請  
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  
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汝何不早降老賊長壽天命  
我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騎圓  
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極寫詐者其勇以超疑是許  
褚乃揚鞭問曰閣下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  
太師曰吾即誰那許褚也自射神光成風抖擻起不





京空賞神方乞請精兵數  
方先取樂山泊後拿賊寇  
教他首尾不能相救賊  
必矣此乃圍魏救韓之計  
蔡京大喜即調撥山東河  
北精兵三萬五千加用文  
為先鋒直贊為合後關勝  
為領兵指揮使拍軍六尉  
段常接糧草限日起程  
殺奔梁山泊來正是聖  
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照  
珠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敢動乃勒馬回前見一虎而退操亦引許褚回寨兩  
軍視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為虎侯  
也即此軍中皆稱謂為虎侯註一筆許褚曰某求  
曰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  
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軍馬超來日決戰超  
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即批次日誓殺許褚  
許褚虎馬超亦一虎也虎超言與虎爭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  
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薛遂相中軍超挺鎗縱馬  
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將  
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言未絕許褚拍馬舞  
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開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  
匹因之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戰一百餘



呼延灼計賺關勝  
宋公明智擒索超

古來豪傑稱三國  
西蜀東吳魏之北  
臥龍才智誰能如  
呂蒙英銳直奇特  
中間猛將元人比  
勇力超群獨關羽  
蔡陽隕首付一咲  
芳名千古傳青史  
須知世亂英雄下  
後代賢良有子孫  
梁山兵困北京城

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  
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極寫許褚正  
曹操乘袍許褚乘兩軍大駭兩箇又鬥到三十餘  
甲棄甲亦算輸矣  
各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  
來褚棄刀將鎗挾住兩箇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  
聲響物斷鎗桿各拿半箇在馬上亂打以新殺始以  
操恐褚有失遂令身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  
馬岱見操將齊出塵兩翼鐵騎橫衝直撞瀾殺將來  
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誰叫汝諸將慌退入寨馬  
超直殺到壕邊操兵折傷大半未行反問之前操軍  
不在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  
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癡也都說曹操料馬超可以



百姓紛亡人如奴  
梁公請救赴京師  
玉殿紛紛傳臚首  
前軍後合虎狼威  
左支右武先光輝  
中軍主將是關勝  
昂志氣烟雲飛  
黃金鎧用寒光逆  
水銀盔展地條堅  
面如重東美鬚髯  
錦征袍上蟠双鳳  
襯衫淡染我黃兒  
雀袖離弓金鏃瑩

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  
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  
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伍  
不死楚不得安曹操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  
其有護是之恨乎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  
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  
門直趨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可來接  
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  
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斬殺超於亂軍中遙  
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寫馬超志在報仇  
不但見勇是見其  
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  
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太驚恐心道趕急收軍  
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



紫鬃驕駿猛如龍  
玉勒銅鞍及纓並  
宝刀燦電霜雪光  
蓋世英雄不可當  
除此威名真莫比  
重生義勇武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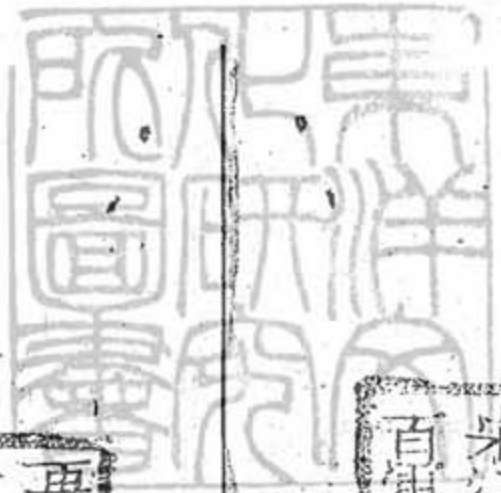
關勝辭了蔡京領人馬  
了東京兵分三隊望梁州  
泊來却說宋江與眾將攻  
城度心愁香取出立女天  
書正看之間竟得神恩恍  
物使叫小校請軍師吳用  
問議曰我軍圍多時城中

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  
各罷兵推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  
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馬超不欲相而遂欲  
張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  
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曹操反問之書本來操  
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  
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  
詐可偽計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  
破也賈詡前為李催策馬騰今為曹操策  
馬超始終助逆雖智謀不足取也操撫掌大  
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又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  
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  
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

莫長訂書  
五佳普卷之二下



不敢出賊梁中書使人去曹操雖然許和好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  
京師告急必有良將救兵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  
倘用圍魏救韓之計不可叔向徐晃分頭埋伏以防其詐雨下分開及聞之韓  
不慮正說之間戴宗來到計便可從此而人韓  
報說東京來竟拜請滿東  
大刀關勝引軍馬飛奔梁  
山泊來寨中頭領請兄長  
軍師回山守把吳用曰既  
然如此今夜可教步軍先  
行留下兩枝軍馬埋伏飛  
虎峪兩邊以防城中追超  
宋江教花榮林油各引五  
百軍在飛虎峪左右埋伏  
輕服匹馬而出一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



再教呼延灼同凌振帶一  
十五騎軍馬將風火砲筒  
城十里但見追兵來將火  
砲放起兩下伏兵奔出超  
殺追兵次日巳牌時候鳴  
金收軍城上望見宋江軍  
馬接寨都起便去報知梁  
中書梁中書一即喚李成  
聞差兩騎門達曰必是京  
師救兵去取梁山泊賊  
恐失巢穴慌忙回去可以  
乘勢追殺必二宋江城外  
報馬到來說東京公支約  
意否認曰此意雖妙尚未足聞二人某有一策令韓

宋江

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當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  
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對博之時將軍今年少齡幾何  
既敏一温又敏年齒全不似對博時韓遂答曰四十  
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  
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多時不見此語當有今昔之一只  
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好極說罷大笑相談有  
一箇時辰方回馬而別妙極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  
事報知馬超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  
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直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  
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在  
操算却說曹操回寨謂曹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  
意否認曰此意雖妙尚未足聞二人某有一策令韓



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馬自相讐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  
 兵即教追趕梁中書便教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  
 李成聞達各帶二千人馬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一  
 兩路追趕殺來却到飛虎馬超知之超必奔書來一若者見上百零緊去處  
 谷口只听得背後火炮齊响李成聞達大驚忙勒住  
 戰馬看時後面戰鼓齊鳴李成聞達回軍花柴林冲  
 兩下殺出前面呼延灼軍馬殺來殺得李成聞達金  
 盔落地衣甲脫穿敗走入城堅守不出宋江軍馬回  
 近梁山泊醜都馬督贊攔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開書看時上如何都改  
 人送過寨去多帶從人正欲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  
 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遂來韓遂處看書看時將書  
 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  
 人送過寨去多帶從人正欲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  
 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遂來韓遂處看書看時將書



人赴水上山報知約會水賈詡  
 路兩下救應水寨頭領張賈詡  
 橫張順曰我兄弟自來寨賈詡  
 中不曾建功如今蒲東關賈詡  
 勝三路調軍打我寨柵不賈詡  
 若我和你兩個先去劫寨賈詡  
 捉關勝立功張順自我與賈詡  
 河也只管水軍倘或不相賈詡  
 救應惹人耻笑張橫曰你賈詡  
 若不去我今夜自去張順賈詡  
 苦諫不听張橫占小船賈詡  
 五十餘隻每船上只有三賈詡  
 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賈詡  
 說便回馬對語之後  
 以可疑之書送賈詡

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基  
 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俱在  
 中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基誤封來了賈詡  
 事怪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賈詡  
 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  
 心來口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鎗刺  
 殺便了請至此為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  
 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堯楊秋五將中  
 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  
 軍請丞相整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  
 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



五人各帶器械方趁月把書之後又結之以可疑之語前既自超聽得大怒挺  
小船直抵岸路此時三更出後換他人好雄機智真不可及錦驃馬傾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  
關勝正在中軍帳內看書疑我無友心馬超那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  
有伏路小校悄也來報芳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武勇常有  
花酒內多有小加尺在芳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議以其愚見不  
花裡而埋伏不知何意關如暗投曹公他日不矣封侯之位弄假成真俱在遂  
勝微也冷笑暗傳號令教曹操賈詡等中  
衆軍各人堆備埋伏張橫曰吾與馬騰結為兄弟友忍昔之楊秋曰事已至此  
引三百人悄也直到寨前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  
望見帳中灯烛下關勝手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投降之事假書換得真  
攔長槍看長書張橫搶上便換大喜許封韓遂為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其  
帳來帳房中一声叫喊衆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  
軍喊動如天崩地裂唬得見韓遂脩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

張橫回身便走由下伏兵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草柴五將各懸刀劍  
言出將三百兵尽綁到帳候韓遂而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决  
前關勝教把法橫陷車囚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  
了其餘尽教陷了等捉宋令龐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  
江一併解京張順到三阮與韓遂容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  
水寨報說哥也不听小弟行之韓幹在周喻帳中所聽之語是虛今馬超在韓  
苦諫去劫關勝營寨不料遂帳前所聽之語是實一喜一慮前後遙遙相  
被捉阮小七叫曰你是他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帳回羣賊焉敢謀害我眾皆  
如親兄弟却不去救他我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刺去遂攔以手迎之左手  
兄弟三人自去救他張順早被砍落韓遂手痛不見馬超五將揮刀齊出超  
曰不得見哥也將令阮小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圍殺超獨搦寶劍力敵五將  
七口若將今來時你可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刺倒與去其二  
哥送了性命張順只得依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

張橫回身便走由下伏兵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草柴五將各懸刀劍  
言出將三百兵尽綁到帳候韓遂而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决  
前關勝教把法橫陷車囚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  
了其餘尽教陷了等捉宋令龐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  
江一併解京張順到三阮與韓遂容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  
水寨報說哥也不听小弟行之韓幹在周喻帳中所聽之語是虛今馬超在韓  
苦諫去劫關勝營寨不料遂帳前所聽之語是實一喜一慮前後遙遙相  
被捉阮小七叫曰你是他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帳回羣賊焉敢謀害我眾皆  
如親兄弟却不去救他我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刺去遂攔以手迎之左手  
兄弟三人自去救他張順早被砍落韓遂手痛不見馬超五將揮刀齊出超  
曰不得見哥也將令阮小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圍殺超獨搦寶劍力敵五將  
七口若將今來時你可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刺倒與去其二  
哥送了性命張順只得依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



他當夜四更點起火寨大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應德  
 小頭領一客殺奔關勝寨馬信亦至五相瀾戰超領兵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  
 來小軍望見報知主將關勝隨即督將如此如此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信引自餘騎截於渭橋  
 勝隨即督將如此如此依計而行當夜三阮在關勝寨內不見一人三阮大驚  
 張順在後捨入寨來尋時回身便走一古鏡响左右  
 軍馬步兵分作八路重圍住張順跳下小去三阮  
 奪路便走後軍趕上撓的奔下地阮小七搭作捉將  
 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

超回橋上住劉操兵前後犬至虎衝軍營死亂箭射  
 射馬超超以鎗撈之矢皆紛紛落地得馬超入從  
 騎往來突殺爭六衛兵圍裏臣唐不能衝出超於橋

却得李俊威重猛救回

上大呼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存陣中

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車之

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馬超墮於地上操軍逼

中張順從水路裡到宋江

合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信

大寨中報說消息宋江便

也此是絕二人殺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

典吳用商議急生退關勝

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

吳用曰來日決戰且看如

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倒馬屍如得首殺者千金賞

何只所戰鼓齊鳴門勝引

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與前追劉豫相彷彿相似眾將得入各

兵擄戰宋江引兵來迎宋

要爭功運遲追馮馬超顧不得人困馬乏只顧奔走

江看關勝一衣非俗回頭

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

典眾將曰關將軍話不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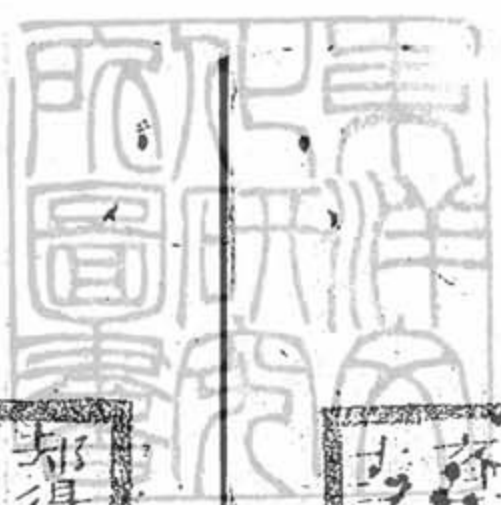
十餘騎與龐德馬信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按下馬

傳杯冲挺鎗出馬直取關

勝七怒曰教宋江來決戰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

宋江喝在林中親自出馬

眾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





欠身與關勝施礼曰鄆城同病相憐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八將止下令班師回許都  
 宋江因朝廷不明縱容奸臣富道以此暫屈山泊替為之二天操教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  
 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喝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水相若不乘  
 勢勦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  
 曰天兵到此尚然抗拒若不來降教你粉骨碎身秦為後文馬超  
 明大怒拍馬來關林冲怕奪離西張本操曰吾本欲留兵征  
 他奪了頭功飛馬送來還早領諾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  
 奔關勝三騎馬廝殺宋江防馬超破馬超張本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皇離前去家  
 看了恐傷關勝便教鳴金財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  
 收軍林冲秦明回寨問曰馮翊而反守潼關選延日久而後北渡營固守何  
 正要搦關勝見長何故收馬翊而反守潼關選延日久而後北渡營固守何  
 兵宋江曰賢弟今我共忠

也吾看關勝英雄之將世也老賊用兵每為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  
 代忠臣若得此人上山宋諸將所不識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  
 江情願讓位林冲秦明不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  
 悅却說關勝回寨伏路小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准偷  
 校報說有個鬚鬚將軍定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  
 馬車鞭更見元帥關勝教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偷吾乃  
 喚來帳中相見關勝燈光巧用反間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  
 之下便問是誰那人曰小及捨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苟或謂操用眾將又  
 將呼延灼便是前曾與朝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眾則有喜色何也操曰  
 廷統領運環甲馬軍征梁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  
 山泊誰相帶賊奸計失陷復今皆來聚一處其眾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  
 軍机不能運京所得將軍舉可滅吾故喜也孟德新書雖不傳只此眾將拜曰  
 丞相神謀眾不及也操曰亦賴汝眾文武之力遂重

也老賊用兵每為  
 諸將所不識  
 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  
 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准偷  
 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  
 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偷吾乃  
 巧用反間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  
 及捨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苟或謂操用眾將又  
 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眾則有喜色何也操曰  
 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  
 復今皆來聚一處其眾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  
 舉可滅吾故喜也  
 孟德新書雖不傳只此眾將拜曰  
 丞相神謀眾不及也操曰亦賴汝眾文武之力遂重





來到不勝之喜且聞林冲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  
秦明待捉將軍宋江收軍侯淵保舉馮淵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為京兆尹  
恐傷足下此人素有婦順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轡駕出郭迎接  
之心爭奈衆人不肯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衆人  
婦順將軍若是肯從明日  
夜間從小路直入賊寨生  
擒林冲等寇解京共立功  
勛何如開勝大喜請入帳  
置酒相待備說宋江專立  
忠義為主開勝坦然无疑  
次日呼延灼與關勝到陣  
前宋江大罵呼延灼曰我  
有學道者助米五世號米賊絕外絕張衡死張魯行  
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  
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俱  
有學道者助米五世號米賊絕外絕張衡死張魯行  
張魯與張魯一個橫教三人一個曾曾在漢中自  
之傳三世一橫一監前後遙遙相對  
號為師君稱謂其來學道者皆號為稱謂為首  
有號為祭酒愈出領眾多者號為愈出祭酒愈出

不曾虧你緣何宵夜私逃  
呼延灼曰汝等草寇成何  
大事宋江今肯信出馬兩  
馬相交呼延灼手起一鞭  
把黃信打落馬下宋江陣  
前眾將搭出救了回去關  
勝欲令三軍殺呼延灼  
曰吳用廣有神桃若還趕  
去恐中賊計關勝收軍回  
寨置酒相待勸問黃信之  
事呼延灼曰此人原是青  
州都監與秦明在榮一時  
落草今日先殺此賊挫動  
務以誠信為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即設壇使病人  
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當回陳首然後為之所禱  
主祈禱之事者號為祭酒愈出祈禱之法書病  
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三官手書一通  
在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天通沉於水  
底以申水官天公地公人公與天官地如此之後但  
病痊可將米五斗為謝今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每  
米賊之猶以鋪燈鎮壇騙人米粟不若  
為老實也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  
行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天只怕不  
事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  
並無官長蓋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  
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曾為鎮南中郎





銳氣今夜劫寨必成其事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張角稱著天已死黃天當立今張魯在漢中亦  
 關勝大喜傳下將令教郝思文宣督前路接應自引五百軍馬是花呼延灼當先引路約行半更撞見五六十個小童低聲問曰來者呼延灼將軍否宋江特差我迎接呼延灼曰休要做聲隨我馬後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遠地一盞紅燈關勝問曰此處是那里呼延灼曰便是宋公明

別有天當年聞探破西涼之眾威振天下乃聚眾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漢寧王何不竟稱漢中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為何如關圍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眾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以上又按下張魯以下接入劉早有細作報八川中却說益州劉璋字秀玉即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蜀竟廢之廢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策一替中

中軍關勝殺奔紅燈之下

作引至此方總敘明來歷遙應前文州大史趙蓮等兵保璋為益州牧

看時不見呼延灼關勝大

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仇劉表與孫權有仇劉璋與張魯有仇彼此

驚知道中討慌忙回馬只

遙遙相對。張魯劉璋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時劉璋已說出兩人名字至此方總敘明來歷亦遙應前文

聞四下山上一齐敲响眾

璋使龐羲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魯

軍各自逃生關勝轉出山

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

後樹林中一声砲响四下

中大憂急聚眾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

撓鈎斧出把關勝搭下雕

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

鞍奪了刀馬拿投大寨裡

觀西川正是

林冲花榮自引軍馬截住

只因蜀地謀臣進 致引荆州豪傑來

郝思文冲喝曰你主將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關勝被擒你何不下馬受

第六十回

縛郝思文大怒二馬相交

張永年反難楊修

開元教合花榮挺鎗助戰

張永年反難楊修



郝思文勢力不加回馬便  
走撞見扈三娘拋起紅綿  
套索把郝思文拖下馬來  
綁了解救大寨秦明孫立  
引軍去捉宣贊當路迎着  
約關數合孫立側首退來  
宣贊心慌被秦明一棍打  
下馬去小軍捉了李應搶  
奔關勝寨內引兵救了張  
橫阮小七奪去糧草馬走  
宋江引眾到忠義堂坐下  
把關勝宣贊郝思文解來  
宋江見下慌忙下堂喝退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為可惜者不知兵不  
在書即使其書傳而書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  
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之雖  
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為也不得其  
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為也夫善兵者不言兵  
曹操有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  
孔明云  
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  
把一西川讓與立德立德以謙得之曹操以驕  
失之也許攸俾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未破  
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狎侮曹操而操

衆卒解其縛却扶關勝

中榻坐下拜曰公命狂徒  
冒犯虎威望乞恕罪關勝  
連忙答禮呼延灼來伏其  
罪關勝見宋江義氣深重  
只得回頭宣贊郝思文曰  
我倆被擒元面目回京願  
賜一死宋江曰將軍何故  
出此言倘蒙不棄一同替  
天行道若是見外便送回  
京關勝曰人稱忠義話不  
虛傳願為部下宋江大喜  
設宴慶賀使人招安迺

不能忍者以既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  
友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荆州凡子龍雲長  
接待之禮與立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  
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立德莫不敘孔明  
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  
有一孔明在焉真神妙之筆

孔明深欲為立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  
賣西川卻教立德只做不知憑他挑撥並不提  
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  
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  
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真是好看  
西川畫圖一軸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立



敗軍差薛永嘗言往滄東  
接關勝老小宋江廣上想  
起盧員外石秀陷在北京  
潛然淚下吳用曰兄長不  
必憂心來日起兵去打北  
京必然救得關勝日小將  
无功願為前部宋江大喜  
次日傳令就教官着郝思  
文領舊軍馬為先鋒其餘  
水軍頭領並同往北京進  
發梁中書與索超在府中  
商議軍情只見探馬報道  
關勝官着郝思文俱被宋

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  
之大畧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  
也大畧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  
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况將入一  
險峻之西用則必有人焉為之先容為之內應  
是其得松又不再在於得圖耳  
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  
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守荊州之責自任  
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荊州當吳魏  
之衝苟我方八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奈之何  
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不可入荊州之守不  
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江捉去梁山泊人馬見今

又到梁中書聞報手足无  
指索超厚百恩相休憂小  
將出拴此賊便引本部人  
馬出敵那李成聞遠隨後  
接應其時仲冬天氣連日  
朔風大起宋江兵到索超  
直至飛虎峪下寨次日付  
陣宋江引吳用盛上高  
阜處立着三通戰鼓關勝  
出迎索超出馬有詩為証

生居河北最英雄  
屢與朝廷立大功

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忘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  
於劉璋欲迎而黃權爭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  
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  
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為其所中兼得龐統  
之後則眾君子之爭曾不以為憂得士者昌於  
茲益信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  
年其人生得額鏤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  
語有若銅鐘龐統親醜張松亦親醜可見以劉璋問  
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  
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為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  
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與



雙鳳祖笮銀葉鎧

飛魚袋捕鉄胎弓

勇如袁達安齊國

壯若灵神劈華封

馬上橫担金離斧

索超名号急先鋒

索超見子関勝並不打話

輪弁便戰兩個聞到十合

李成見索超戰関勝不下

遂舞刀出陣夾攻関勝且

贊郝思文見了拍馬挺鎗

迎住宋江看見將鞭和一

拍大軍掩殺過去李成軍

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

張松看得曹操中意即誰知後來却是不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

進獻之物遣張松為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

之畫圖為記示年張舖山賈西川不誤主顧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京

有人報入荆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有此

暗為下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

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眈得志

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

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誘引入此

秦所謂因鬼見帝者也然走謁大操坐於堂上松拜

人者往往如此豈獨曹操為然哉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口為路途

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



馬大敗退走入城堅守不

出当晚彤雲四合紛七瑞

雪漫天吳用暗差步軍前

去山邊挾短橋一陷坑上

用土蓋当晚風雪又大平

地約有三尺深雪城上望

見宋江軍馬站立不定緊

超便引三百軍馬出城冲

殺來宋江軍馬散走却教

李俊張順迎敵索超交戰

數合李俊張順倒鎗便走

引索超至陷坑边使叫曰

前面走的是宋江索超听

盜賊奸言太平而惡言盜賊者秦之趙高宋松曰

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

豈得為太平耶操好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

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曹操不以

統獨以貌陋輕張松何也蓋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

龐統諷之而張松觸之也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

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美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

身雖短而忽墮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

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自神清

一俊一醜和形好看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

現為丞相門下掌廬王簿此人博學能言智識過人

松知修是箇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

松知修是箇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



手拍馬趕還來連人和馬觀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  
 擷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  
 正是爛銀深蓋藏圈套碎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  
 玉平鋪作陷坑畢竟何如如松曰蜀為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  
 閣之雄回還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鷄鳴犬吠相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晁天王夢中顯聖

浪裡跳水上報冤

豈知今夜乾坤老

捲地風吼雲正飛

隱七幽林排劍戟

森七竹裡列刀鎗

六花為陣寒風起

聞市井間聞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  
 豐時有官茲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  
 也張松口中誇示之語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  
 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賢有仲景之能卜  
 有君平之隱凡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  
 勝記豈能盡數既誇地靈又誇人傑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  
 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

万里鋪銀作戰場

却似玉在石中開

滿天鱗甲亂飛揚

吳用定計捉了索超城中

只是不出令軍堅守小校

解索超見了宋江親解其

細請入帳內坐下曰若是

將軍不要向以忠義為主

索超本是天星星自朕

合順了宋江當夜置酒作

賀商議攻城廣散宋江入

帳而臥忽於陰雨城上寒

氣逼人看時只見晁蓋叫

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

慷慨之主動以百教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  
 勝記既誇先賢又誇時修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遊走別駕之  
 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為朝廷何官修曰見為丞相府

上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先天  
 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孔融稱楊彪四世清

所用且操管執屨屨揚彪而修德而其子乃為曹操

會不以為嫌宜其為松笑耳揚修問言滿面羞慙強

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奈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

晚參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不日附操

服操之才亦是松笑曰松聞曹丞相友不明孔孟之

道武不達孫吳之機軍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

教誨以開發明公即既笑揚修又笑修曰公居道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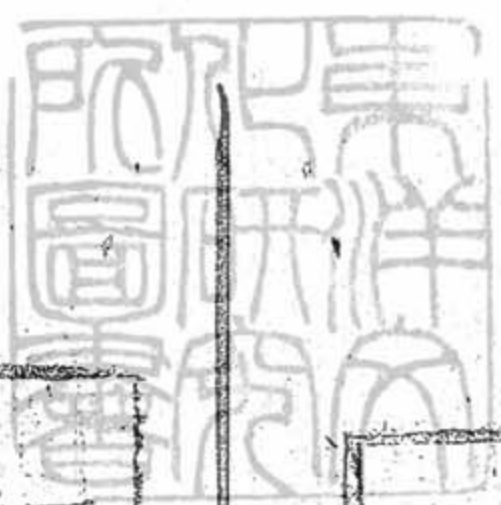
既操妙甚思甚

古

古

古

古





聲言不敗兵更待何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  
宋江曰竟已屈死冤仇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曹操以共為  
未報日夜在心是是見責兵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  
知賢弟有百日血光之災若做十三篇便酌古得今做孫子十三篇而作不得謂之新書公欺  
只除江南地是星可治你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  
快敗兵此為上計宋江要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已能止好哺足下耳今之盜  
問明白趕去被晁蓋推倒文字以為已自有者世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  
豈來却是南柯一夢復請不令張永年見之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  
軍師圓夢吳用曰既是天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則誦  
王昱至不可不依况今寒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不是曹操暗襲他人文邦是  
冬軍馬難以久待權回山首操之文被張松暗襲了修  
寨來春再攻宋江曰所言大驚曹公過目不志責去下奇才也後人有詩贊曰

雖是爭奪處身列石秀陌  
子縲綬度月如年我門回  
去劫城中害他性命進  
兩堆次日宋江竟得頭如  
斧劈身似火烘一卧不起  
眾頭領都在面前看視只  
見宋江身上赤腫起來吳  
用曰此病非痛即疽使人  
醫治亦不妨張順曰小弟  
在潯陽江時因丹患一皆  
疾百藥不能治後請建康  
府安道全醫好只是路遠  
急速星夜前去請他到此

古忙形容異 渣高体貌疎 話隕三峽水  
日視千行書 瞻量魁西蜀 文章貴太虛  
百家并譜子 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  
相令公回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可慢  
張松平操曰誰言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向容一  
補衡何不納張松以應二十操曰補衡文章播於膏  
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  
河辨才無礙連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波觀  
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明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  
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真  
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今人文字多  
有暗合古人

吳天行其言 一 吳天行其言 一



吳用曰兄長真不愧天王所  
言百日之災惟有江南地  
表星可治莫非應此人便  
教取黃金百兩便差張順  
作急請來切勿有阻張順  
背上包袱便行吳用傳諸  
將回軍將軍載宋江回寨  
城內怕他引誘石敢來追  
張順連夜趕行來到洋子  
江邊是日北風大作飛下  
大雪張順要過大江並無  
船渡只見岸上有些  
烟起張順呼曰稍公快把  
者却不肯學惜修曰此人可使面君致見天朝氣象  
操之與之也  
帳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  
軍容之盛操又擢之以文曹  
致他回去傳說吾即日  
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演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  
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具然盛中鮮  
明衣袍燦爛全鼓振天戈矛耀日四方八回各分隊  
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  
操曰頗有傲  
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用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  
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董但以仁義治人  
妙甚惡甚  
以動之而欲以武動  
之曹操已低一着  
操曰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  
頗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風雲猶草芥耳大  
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

舟來渡我過江只見那稍  
子出來問曰客官要那里  
去的張順曰我要去遠康  
至路快來渡我稍子曰今  
日晚了只在我船裡歇明  
日早渡你過江張順曰也  
說得是便隨稍公上船來  
竟個瘦後生在蓬底下向  
火稍公教張順脫下濕衣  
與小後生烘焙張順打開  
衣包取出綿被和身捲倒  
在船艙裡稍公道這里有  
酒賣稍公曰酒却沒處  
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

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  
知昔日漢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  
周郎華容逢關羽割袍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滑  
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  
當面嘲笑亦大快心問此教  
矣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揚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  
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  
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不息荀彧亦諫操方免其死  
令亂棒打出  
有此一詞受侮  
愈顯下文之妙松歸館舍連夜出城牧  
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郡與曹操誰想  
如此慢人  
把一個西川  
亂棒打落了  
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  
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荆州劉玄



賢要飯便吃一碗張順吃  
了一碗飯放心去睡了那  
瘦後生叫梢公曰你見麼  
稍公知有金銀之物把手  
插曰你把船開回江心去  
下手那後生解了纜索把  
船搖到江心裡稍公取出  
繩索把張順綁了去棹板  
下取出刀來張順覓來双  
手被縛掙扎不得梢公拿  
刀按在身上張順叫曰饒  
我性命金子都與你稍公  
曰金子也要性命難饒張  
何我自有三見一個主頭不著  
荆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  
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  
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  
趙雲等候多時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不松下馬答  
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王公劉玄  
德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奉酒  
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極其恭敬務  
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俱在孔遂與  
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荆州界首是日天晚  
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  
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今聞某



順曰你此我水裡死罷稍  
公把張順細丟下水去那  
梢公打開包裏見上面許  
多金子便沒心分與那後  
生便叫五哥和你說話那  
人攪入船裡來被梢公一  
刀砍了丟他在水裡自搖  
開江去張順水底下伏得  
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  
水去咬脫索子赴水過岸  
樹林中閃出燈光來張順  
逕入看是酒店半夜起來  
捲酒張順叫開門時見個  
見立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  
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山暫歇  
片時以敘渴仰之恩實為萬幸非請張松直請得松  
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敘禮分賓主  
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  
起西川之事却總松以言挑之曰皇叔守荆州

真長子書  
卷之二十一  
二



老丈納頭便拜老人曰你  
莫不是在江中被劫逃命的  
張順曰小人是山東人姓  
張建康府安太医兄弟來  
探望他今日晚了隔江尋  
航隻不想撞着兩個友人  
把小人金銀都奪了丟落  
江中小人却會赴水逃命  
望公七救度則個老丈听  
了領張順入後屋脫下濕  
衣來烘盪些熱酒與他吃  
了乃問曰你從山東來經  
梁山泊過張順曰正從那  
還有幾郡孔明答曰荆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  
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壻故權且在此安身却用  
妙甚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  
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友不能占據州郡其  
他皆漢之蟊賊却都恃強侵古地土惟智者不平焉  
又禰福統回答妙甚孔明只言玄德無處安身龐  
統便言他人命當相讓一吹一唱大家說者呼謎玄  
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龐統不平之語  
却用玄德一語 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  
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  
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玄德一味  
謙遜只不  
排來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  
事三日後還不  
提提起妙甚 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

里經過老人曰聞知他出  
上不劫來竟尚不殺人  
性命他只是替天行道若  
是得他來這里百姓都快  
活張順曰公公不要吃驚  
小人便是浪裡白跳張順  
因為宋公明書信差令我  
來請安道全去医治老人  
曰你快去請先生我拜漢  
子出來與你相見只見裡  
面走出一個後生看見張  
順便拜曰小人名聞大名  
奈無緣得會小人名王名  
妙在玄德又用 語張用去 松曰其非實王來樂真

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外招致三日今日相  
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到西川來言罷潸然淚下牛  
張松而後為 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  
之不如說之公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  
未有便耳松觀荆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  
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荆州不可居尚  
未說西川來亦且  
覺引 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跡之所鈞之松曰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上久慕皇叔  
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至此更耐不得玄德曰備安收當此劉益州亦帝  
室宗親恩澤衛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張  
明明說出已是極力袒護矣 松曰其非實王來樂真  
妙在玄德又用 語張用去 松曰其非實王來樂真

笑來前書 共推首卷之三十一



定排行第六因我走此得是此四字偏要先助日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  
快人都喚我做活閻婆主一句亦自贊口重耳  
定六只好赴木使梯在此劉季主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  
賣酒度活恰說哥七被那之張魯在托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王松此一  
兩個劫的一個叫截江鬼行事欲納歎於操何期逆賊空是如雄傲賢慢王故  
張旺一個是海運繃孫五持來見明公不打自招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托  
這兩個常在江裡劫人奇圖漢申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各垂青史功莫大焉明  
哥放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大馬之勞以為內應未  
斯來吃酒我與哥七板仇知鈞意若何連日殷勤相待正為立德曰深感君之  
張順曰感承賢弟好意我厚意奈劉季主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罵又  
為兄長之病恨不得一口問一句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者鞭在  
待回只等天明入城請大妙甚  
匠相會至定六取衣服與先今若不取為他人皆取悔之晚矣甘凡孔明龍統  
要過張松口立德曰備問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  
中說出妙甚

張順換了文取出十兩銀

于送他張順入城進到槐  
樹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  
家中用藥張順進入看着  
安道全便拜有詩單道安  
道全好處

昔記良方救百倫  
金針主力得師傳  
重生扁鵲應難比

萬里揚名安道全

安道全祖傳內外科天下  
馳名見了張順問曰多年  
不見甚風吹得到此張順

能方執馬不能聯繼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此川

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孔明  
用計至此大事已畢立德畧展視之上面畫着地理行糧遠  
近濶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

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  
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荆州時可以心事共議又引出  
一詞立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也曰事成

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  
報乎說罷作別極似迎賓館中說分上者直孔明命  
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  
正字孝直若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



卷之二十一

三



把問江州上梁山泊的事傳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  
 一一告那了後說宋江見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輕將一國法正曰  
 愚背養持來請先生小弟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矣此心相同又  
 前日在洋子江中險些喪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馬與法正同鄉達入見  
 了性命安道全曰若論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  
 公明義士本該去匪好只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立德  
 是拙計人返家中別光親不可三人撫掌大笑做買賣話又法正謂松曰兄明  
 入看視去遠不得張順曰曰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便可往荆州不  
 若是兄長推故不去張順法孟二人讀往却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問  
 也准回去只得首服哀告用張松薦之妙  
 安道全方纔應允原來安輕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  
 道全却和一個烟老娼妓有取川之心先將取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  
 李巧奴往來那女生得了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不即說何計璋

公美貌有詩曰

玉質溫柔更老成  
 玉靈明月逼人清  
 步瀟瀟鬢髮蒼蒼去  
 露濕凌波步自行  
 丹臉笑開花萼面  
 玉樓歌彩雲停  
 願教心地長相憶  
 莫待章臺贈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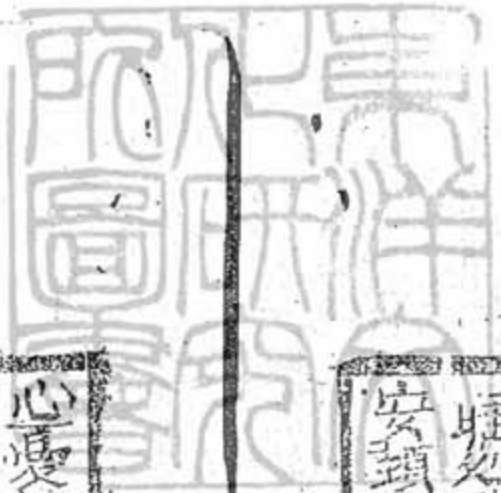
當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  
 吃酒酒至半酣安道全對  
 李巧奴曰我今晚和你歇  
 宿明早同這個兄長去山  
 曰何計松曰荆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  
 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平  
 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為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  
 不須立德自來却使劉璋去請亦謂善於賣國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  
 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  
 修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  
 五千迎玄德入川為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  
 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  
 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  
 權字公衡見為劉璋府下主簿黃權後亦從劉璋而  
 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緩汝何出此言權  
 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更英雄真敵違



東不久便回李巧奴曰我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  
捨不得你去你若不依我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名到蜀中以節曲待之劉備  
休上我門安道全曰我藥箱俱收拾了你且寬心耐守巧奴做妖做痴倒在樓  
內曰你若去了我罵你肉片七飛張順听了恨不得一口吞了這婆娘天色晚  
了安道全大醉在巧奴房裡睡着巧奴却來發於張順曰你自回去我家又沒  
睡巡張順不肯去只得安頓他在小房裡睡張順

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癩疥之疾劉備  
八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  
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荆州心相如此安可同處乎  
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王累之言更切於黃權故其言  
叱曰再休亂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有奪我基業便  
欲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荆州  
來見玄德恭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  
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齋奠甚切惶惶璋聞吉凶相  
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且  
多與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  
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動滅

心裏如何睡得着听知有人敲門與那度婆說那  
度婆問曰早時不來今晚  
太医醉在房裡怎生奈何  
那人曰我有一兩金子送  
與期上老娘做個方便和  
我相與度婆自在房裡  
坐我同兒女來張順打影  
下見是截江兒張旺心下  
火起只見度婆安排酒食  
在房叫巧奴相陪張順不  
要插入去又怕走了這賊  
到三更時候張順悄上開





了房門到厨下拿了一把  
菜刀走州入來先殺波子

狂寇永為管爾自有重西川即以西書不盡言而侯  
車騎

要殺便喚的刀口倦了那  
兩個要叫張順見柴斧在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進數巡玄德屏退  
左右密謂正曰久仰老直英各張別駕多談盛德今

地提起斧來砍死兩個房  
中婆娘听得心開房被張

獲聽致甚慰平生前張松初來再三推諱今日却急  
於自諷矣前緩後急變化不同

順砍番在地張旺跳過瑞  
走了張順割下衣衿抹血

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益聞馬逢伯樂而嘶  
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只

去粉壁上寫曰殺人者安  
道全也安道全此時酒醒

必更說自家語 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  
而嘆意常思鷓鴣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

便叫巧奴張順曰肯比我  
教你看功奴道全起來驚

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祭劉季玉係備同宗不  
忍相圖既言欲得西川  
却又假意推諱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

曰此事怎了張順曰兩條  
路在從你行者善張起

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

來我自逃了你去債命若  
要弄重連夜上梁山安道

手謝曰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  
玄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

全墜口無言只得九行安  
道全與張順回家取了藥

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  
統曰荆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

稍遲到主定在店裡定六  
瓶曰張旺來今張順曰不

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  
天賜也何必疑哉如范蠡天以  
吳賜越之語玄德曰今與吾水火

張驚他看那里去只見張  
旺去江頭看船主定六

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  
誦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不忍取亂表  
正意此言若以

兩個親眷過江去張旺曰  
要趁船快來主定六報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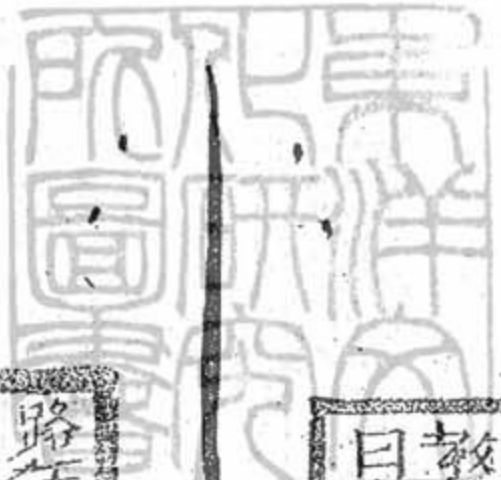
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

張順張順自安先生可把

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

張順張順自安先生可把

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





衣服典小弟換穿好去趁執常埋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時逆取  
船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  
順與弟了王定六背了藥何負於信此處說封以大國後乃欲襲殺之於活城何耶今日不取終被他  
箱三個上船張順入後人取耳王公幸然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右之言當  
捕擄起座板拿刀在手躲欲襲殺之於活城何耶在艙裡張旺把船搖到江  
心張順脫去上蓋叫梢公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  
快來舡艙裡漏水入來張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敢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荆州  
旺不知是詐低頭攢入舡川之事亦惟龐統任之耳於是孔明總守  
裡被張順揪住嗚聲強賊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敢荆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  
前日雪天趁舡各人被你取川之謀惟龐統任之耳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今黃忠為前部魏延為  
謀去百兩黃金又要害他取川之謀惟龐統任之耳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為軍師馬步  
性命那個瘦後生那里去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二十

了張旺曰小人得財无心中所伏之人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賊是  
分他救我救了只求饒恕於此處始來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書拜見  
小人一命張順嗚曰我生於此處始來玄德說劉益州今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便入  
在濟陽江邊你認不得只於此處始來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使書先報涪州郡侯給錢  
因問了江州上梁山泊你於此處始來張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  
前日去我下水不是我會於此處始來旗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  
水被你喪了我性命今日於此處始來被劉備之害其食祿多年不忍主公申他人奸計望  
饒你不得把手脚綯做一於此處始來三思之既於遣使時諫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問宗  
圍去下水去三人插舡到又於出迎時諫之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  
岸張順對王定六曰賢弟又於出迎時諫之吾意已決汝何道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  
恩義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又於出迎時諫之讓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顛落門牙兩個黃權之  
同父親歸太恭意下如何又於出迎時諫之權之心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  
王定六曰小弟即便回家又於出迎時諫之盡矣

王定六曰小弟即便回家又於出迎時諫之盡矣





收拾趕來當日張順安道  
全上岸背了藥箱那安道  
全行了三十里脚走不動  
張順請入店中只見外面  
一個客人走來叫聲兄弟  
如此遲慢張順看時却是  
戴宗即叫和安道全相見  
丑問宋公明貴恙如何職  
宗曰如今可商量迷得死  
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安道  
全問曰血色如何戴宗答  
曰肌膚憔悴終夜叫疼安  
道全曰若知痛便可挨得

人呼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  
於堦前而諫璋視之乃容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即  
前諫曰切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  
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事以後  
玄德然此時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  
則忠於劉璋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  
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  
子不復爲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  
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漏是實  
反說別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椅  
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手  
執諫章一手仗劍曰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  
死於此地如此諫法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

只忙收了口氣戴宗取了  
兩個用馬拴在安道全腿  
上戴宗省了藥箱分付張  
順你自過來我同先生先  
去張順在店等了兩日只  
見王定六同父親來到張  
順大喜曰我在此非你王  
定六問曰安先生何在張  
順曰戴兄長趕來接去下  
王定六同父親張順投梁  
山泊來戴宗引道全連夜  
投大寨大小頭領接着引  
到宋江卧榻前看時口內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關公  
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背楚懷王不聽屈辱之  
盟於武關爲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都欲迎劉備  
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  
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  
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  
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橫  
李恢之諫同於于累而王後人有諺嘆曰  
累之忠則過於此二人  
倒挂城門捧諫章  
黃權折齒終降備  
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銀帛一





一絲兩氣安道金脰脉目千餘輛來接立德却說立德前軍已到塾沮所到之  
衆頭領休慌身軀沉重脉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立德號令嚴明如有妄  
息无妨只五日內管取痊好衆人齊拜安道全把藥  
先引出毒氣後用藥敷貼五日內皮膚紅白不過十  
日瘡口公完飲食復舊張順引王定六父子二人恭  
見宋江訴說被刑水上根  
密之事衆皆稱嘆宋江病  
安便與吳用商議攻打北  
京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時遇火燒軍營

吳用爲取大名府

火樹銀花如七同

高樓翻作祝融紅

龍爭虎鬥真維制

可笑中書智力劣

却說宋江與吳用商議要

打北京收取盧俊義石秀

吳用曰不勞兄長憂心只

須將息目今初春時候定

要打破北京救他二人以

雪其冤宋江曰若得如此

死亦瞑目吳用就忠義堂

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  
老携幼滿路瞻觀然香禮拜立德皆用好言撫慰初  
便收拾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  
人心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張松  
人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  
泯於中有變龐統直欲并法正乃秘而不言涪城離  
城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立德兩軍皆屯  
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  
禮畢揮淚訴告衷情初見劉表未嘗揮淚今見劉璋  
所不忍爾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衆官曰可笑  
黃權王異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忌

黃權王異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忌

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

耶非張松則失之矣行細着乃脫所穿綠袍並黃

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人言劉璋開創時

部下將佐劉瓚冷苞張在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王

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

後來以門人皆死於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

二心哉衆皆嗟嘆而退却說立德歸到寨中龐統入

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主動靜乎玄德曰季

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王雖善其臣劉瓚張在等皆有

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劉璋無所可奇

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王赴請於衣壁中埋伏刀

以手爲人爲說以統



士傳合使人去北京各處  
通貼告示曉諭居民勿得  
疑慮大軍到日自有對頭  
又聞知那蔡大師見降了  
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  
展寄書與梁中書教盧  
員外石秀的性命即今元  
宵節近北京年例大張灯  
火乘此機會裡應外合唾  
手可破宋江大喜便喚時  
廷分付你先去化京翠雲  
樓上只等元宵夜一更時  
分便去樓上放火是你的  
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城  
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勸殺劉璋孔門必不出此言  
立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是實更兼吾初到  
蜀中恩信未立是主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  
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為也不日王者不為日蜀統日者亦不為非統之甚統日  
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  
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為由已  
乃順天命也立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  
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仇必來  
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馳驅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  
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必遷延日久大為失計且恐  
机謀一洩反為他人所笑虛說只言取之利法正却言不取之益更進一層

頭功時廷去了又令解珍  
解空扮做獵戶去城中府  
裡酹酒野味劉唐楊雄扮  
作公人去衙門首歇息只  
看火起便去留守司前截  
住根軍官軍社送宋方扮  
作羅米客人去城中歇着  
樓上火起便去接應史進  
扮作客人去東門外歇歇  
看火起先勒把門軍士以  
便好漢出路曾深武松  
攔作行脚僧去城山庵院  
看見火起便去南門外截

不如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其業實為  
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生幾處存厚道 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頭功時廷去了又令解珍  
解空扮做獵戶去城中府  
裡酹酒野味劉唐楊雄扮  
作公人去衙門首歇息只  
看火起便去留守司前截  
住根軍官軍社送宋方扮  
作羅米客人去城中歇着  
樓上火起便去接應史進  
扮作客人去東門外歇歇  
看火起先勒把門軍士以  
便好漢出路曾深武松  
攔作行脚僧去城山庵院  
看見火起便去南門外截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在宋軍鄒淵鄒潤扮作真

刺客人只看火起便去留

守司前策應公孫勝扮作

道士凌振扮作道童去城

內僻靜處着火起施放火

砲張順盡帶從水門入城

去當官外家捉淫婦殺

王猛虎孫新張青扈三娘

顧大嫂孫二娘扮作村裡

夫知入城看燈尋盧員外

家密放火柴進樂和扮作

軍士去蔡節級家中解救

二八性命調撥已定听令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三十一

聖歎外書

第六十一回

趙雲救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遺老瞞

茂苑毛宗崗原始民評

取川者立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立德之所不欲為也。龐統以此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不亞於孔明。而用論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於道。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歟。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